

吴昆玉：台湾国会职权修法争议中，“青鸟行动”的诞生与蓝白的失策

蓝白至今还没有认清，在这场青鸟行动中，他们失去的是什么？



2024年5月24日，台北，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立法院外的民众集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5月17日，台湾立法院内为了黄国昌、傅崐其提出的“国会改革五法”，[从白天打到晚上](#)，生存游戏用的人身护具等装备全都穿到了国民党立委身上。立院现场混乱不堪，院长韩国瑜不用表决器留下投票纪录，而采取举手表决，还发生现场清点有108名委员，表决总票数却出现110票，委员不在场却被计入票数的离谱状况。

随著议事进行，立法院外开始有群众集结关心法案表决进度，当晚场外约有上百人。深夜，随著院会结束，群众散去并相约下周二再来。网路上开始流传各种梗图，多具有典型的乡民特征，没有政党文宣那种正经八百的八股气味。其中最广传的是：“选对的人，走对的路；选错的人，青岛东路。”

从“青岛东路”变身“青鸟行动”

周二[5月21日](#)，[赖清德总统就职](#)后一天。40个公民团体一早陆续在立法院外的青岛东路搭建舞台。警方封锁线拉在青岛三馆与一馆交界前，以维持立委们出入的安全通道。人群看起来不少，塞满半条青岛东路，绿营立委们都在场内拚杀，外场讲台多是素人。领头之一的赖中强律师，是[太阳花反服贸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和他的“经民连”是此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与现场讲者。现场人潮虽称不上多，但气氛颇热，但最热的依然是议场内蓝白继续以人数优势碾压绿营，主席韩国瑜在每条法案表决前，仅允许一名绿委上台发言三分钟，然后便举手表决。这已是蓝营回应场外群众的最大善意。身为法案主要草拟者黄国昌，既不对外说明内容，也不参与场内激烈肢体冲突，整天待在最安全的主席台旁边开直播，不时要大家回来看他“[俊俏的脸庞](#)”，这就是他的沟通方式。

情势在下班后急转直下。大约5点左右，台北落下大雨，蓝营立委与助理们还在互相鼓励，预期下雨后人潮会变少。网上广为流传的照片是一名女性，孤身站在雨中，手上标语写著：“我可以淋雨，民主不行。”绿营立委说：“场外已经有八千人。”还引起蓝营立委讪笑。没想到雨还没停，人潮便像水龙头开了了一样，分别从善导寺、台北车站、台大医院站三个方向，滚滚涌向立法院周边。由于警方封锁林森南路方向的出入口，给立委们留下出入通道，也规划了蓝营的专属抗议区，不过整晚没人，一旁超商的来客数都比蓝营的人多。从善导寺站出来的群众，不得不绕行到徐州路再右转至中山南路，加入抗争群众。





2024年5月24日，台北，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立法院外的民众集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不到晚上7点，人潮已经漫出到监察院和立法院正门，下班的人自动往立法院前进。到晚上8点，济南路已经变成了“挤南路”，携家带眷、恋爱情侣都来了，主办单位宣布现场人数已达三万人。依照太阳花运动的经验估算，青岛东塞满，大约一万人，济南路也差不多，再加上中山南路从济南教会到监察院前，人潮占掉一条车道，这三万人的估算不为过。

当晚最热烈的回应，不是什么大咖演讲，而是绿营立委王世坚委员在议场大骂黄国昌是“伪君子”，场外群众便“黄国昌，伪君子；黄国昌，伪君子……”的喊个不停。这天网上流传最广的，一是学者吴叡人的演讲，但那多是绿营的人在传。最具杀伤力的是一名[年轻女性的短讲](#)，她的室友日前坐轮椅来到抗争现场并站起来，后面有一群人扶著，她说这就像现在的台湾一样，不怕疼痛，互相扶持，坚持著要站起来。“因为现在是一个现在不站起来，以后就没有机会站起来的时候。”这句话直接戳中群众的心底，那正是太阳花时年轻人站出来，现在大家又再站出来的主要原因。

[5月24日](#)，周五，赖清德总统520就职后四天。一大早立院开议，场外群众也陆续就位。蓝营立委一早就包围议场签到处，不让绿委签到，以确保自己人多，抢先占领主席台。没有意外的，占人数绝对优势的蓝白立委仍照自己的意思举手表决。资深蓝委隐隐觉得不妙，但新科蓝委仍跟著总召傅岷其高歌猛进。蓝营发动宣传战力图挽回局面，但成立辟谣网站却连通过条文都没列出来，要看二读通过条文，还得去绿营沈伯洋的网站上找。蓝营助理们大骂外面群众是暴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也无怪乎网友回怼：“那里面的蓝白立委，知道自己在支持什么吗？”

一连串的媒体与网路攻防，更激发了群众的愤怒情绪，自制各种扇子、布条、臂章等小商品，其中最红的是“我藐视国会”的各种文字T恤，网路下单要七天才能到货。于是，不意外的又出意外了，下班时间一到，人群又冲到立法院前，还有中南部的“课金公妈”，集资提供年轻人北上抗争的车票或游览车，这回不只青岛东路、济南路塞满了人，中山南路也从一条车道封闭到全线封闭，主办单位这晚宣布：现场群众已达10万人。

[5月28日](#)，周二，今天立法院不但会完成二读所有条文，三读通过，还会表决刑法修正案，新增“藐视国会罪”，规定公务员于立法院听证或受质询时，就其所知的重要关系事项，为虚伪陈述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





2024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国民党团总召傅崐其在主席台附近。摄：陈焯焯/端传媒

路上群众知道院内通过法案已挡不住，但一大早还是陆续前来抗议，白天以中、老年人居多，因为年轻人要上班上课。到了下班时间，人潮继续涌向立法院，虽然没有5月24日多，但照样把中山南路封了大半条。主办单位在现场设立“罢免”蓝营立委的摊位，让群众拿圆点小贴纸往自己最想罢免的人脸上贴，民众党八席不分区无法罢免，那就另开一版希望他被“开除党籍”。不意外的，黄国昌成众矢之的、还加纸三张。蓝营徐巧芯、马文君等战将也将被贴到加纸，常上政论节目的叶元之受盛名之累，一样被当作“共犯”处理。

晚上，国会滥权法案三读通过，照例会有三读后立委发言。国民党团总召傅崐其，此时却以胜利者姿态，高举双手上台讲话，说自己受到民进党以《刑法》100条迫害，把五星级市长关进监狱。这段话再度引爆群众愤怒，傅崐其犯的是内线交易经济犯罪，况且《刑法》100条在1992年李登辉时代就修了，傅崐其犯罪审判历经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也不关《刑法》100条的事。傅崐其此段发言被反指是在要求总统可以干预司法，赦他无罪。

傅崐其还宣称，未来要推动废除监察院，要通过花东三法（花东快速道路、环岛高铁、国道6号延伸花莲），形同立法院“私设刑堂”，说你有罪就有罪，叫你来问话还不准带律师之外，还要抢夺监察院的调查权，与行政院的预算权，彻底毁灭现存的五权宪法，巩固“国会独裁”。于是，本该就此落幕的国会职权修法争议，又被添了柴火，“青鸟行动”变身成一种“运动”，不打到政治结构澈底改变，恐怕不会熄火。

在528时，众人皆知短期内国会生态无法改变，但群众情绪需要出口，行政院覆议，提大法官释宪，都无法遏制蓝白立委们继续肆意滥权，架空赖政府，于是开始酝酿罢免，在明年2月1日可提罢免后，展开全面罢免行动。而在这段空窗期，则以全台展开宣讲活动延续温度，也不排除国会蓝白立委若再发生离谱行动，便再度召集群众走上街头；实际上，蓝营的[基隆市长谢国梁目前已走进被罢免程序](#)，成为群众情绪的另一个出口。换句话说，群众运动已经有了长期目标，现在才想降温，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而之所以描述这么多过程细节，主要是希望读者可以认识到三件事。





2024年5月28日，台北，立法院内审议国会改革法案。摄：陈焯煒/端传媒

## 1. 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已形成稳定的公民社会

一场群众运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群众不满的累积，形成不满情绪的温床，在日常中不断加温加压，即一个持续灌油的汽油桶；二是一个引爆群众愤怒的议题，即那根导火索或火柴；三是带领者或促动者，即点燃火柴的那个人。

源自于对脸书演算法的起疑（编按：网友质疑脸书调降“青岛东路”关键字触及率，以淡化国会职权修法议题），从“青岛东路”脱胎为“青鸟行动”的事件中，蓄积不满的油桶其实来自对国民党立委的不信任，一开始是对韩国瑜的不信任，后来发现傅岷其的仇恨值更高，而黄国昌与柯文哲选上后一路向蓝靠拢，也让部分小草（民众党支持者）们觉得“推倒蓝绿高墙”是个谎言，纷纷成为“回头草”。

此外，中国的文攻武吓，加上傅岷其率团访中，加上赖清德就职典礼后的军演，再加上蓝营得到立法院多数后的冷嘲热讽，不经委员会详尽讨论便径付二读，而最终二读条文又以修正动议方式提出，跟委员会提出的版本都不一样，还列为最高机密。接著是陆续通过的条文，包括调查权与听证权扩及一般人民与企业，要主席同意才能请律师等，更增添人们的“不信任感”。愈来愈觉得这根本不是一部合理的国会职权修正草案，而是一整串多数党的滥权与扩权法案。

其次是议题。包括国会职权修法的程序问题与内容问题，这一个月已有无数论述，不在此赘述。简单讲，如果只是法案争议，顶多吵嚷一阵，覆议或释宪后就结束了，战斗只会存在于议场、政党、网路与媒体政论之中，无法扩及群众，遑论动员人们上街头。民进党铺天盖地打了多少年蓝白政党亲中？但还是让蓝白在立委选举中获得优势。为什么上任才三个月，蓝白立委便引犯众怒，让人们觉得不罢免掉几个不行？

最后是促动者。有人会归咎于民进党，问题是赖清德与阁揆卓荣泰，缺乏 Charisma（魅力）去号召群众。卓荣泰甚至呼吁群众不要动员集结，还被网路骂声骂了回去。赖中强更不是主要促动者，反服贸时他就是先锋，但焦点始终聚在黄国昌、[林飞帆](#)、陈为廷身上。真正的促动者还是黄国昌与傅岷其，傅黄过于算计促成群众想给他们点教训的怒火。这是个很有趣的社会心理学课题，反对运动的促动者，常常不是那个魅力领袖的杰作，而是让人过于厌恶的“反面促动者”。

而在青鸟行动中，公民团体之所以能够迅速将舞台、灯光、音响、椅子、帐篷迅速搞定，连人员分工与食物饮水都能循序就位，实得力于太阳花运动的经验。包括群众，除了会自动遵循路线前进或驻留，还会自发组织制作运动小物、扇子、布条、贴纸、手板……离场时还举著手板一路向捷运站前进。徐州路口与济南教会前，整排的美食外送员，那些都是没能来到现场的键盘支持者出钱送来的食物与饮料。正如那位年轻女性说的，“我们互相扶持”，所以即使双腿颤抖，我们还是站起来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公民运动”。公民运动奠基于一个平常看不见，却确实存在，当有事物碰触到其红线时，整个力量就会爆发出来的“公民社会”。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社会的确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公民社会”，也经由一次又一次的事件，逐渐形成某些事物的边界与内在肌理。反修例运动之前，香港社会也曾是个公民社会，但被武警给暴力镇压敲碎了；台湾幸运的是没被这种力量敲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也不允许有人想借由私设刑堂的方法敲碎。

在另一面，这个公民社会虽然拒绝被统一，但不等于是民进党的，当民进党做得不好，一样会将选票流向蓝白阵营，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于是，2022年县市长让蓝营大赢，2024年让蓝白取得立法院优势，但总统，这个管制两岸、国防、外交的重要职位，仍派给了民进党，这是对亲中蓝白的制约，也是对建



制化的民进党的一个警告。当蓝白以为自己才是多数优势，肆意妄为时，公民社会便群起反击。这才是台湾公民社会的底层逻辑与草根力量。



2024年5月24日，台北，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立法院外有民众集会。摄：陈焯焯/端传媒

## 2. 失去“信任”就失去一切，这正是蓝白的致命错误

“信任 (Trust)”这个词，看不见，摸不著，而且很难定义与翻译，它既是，也不全是“相信 (Believe)”，相信是暂时的，但信任是长久的。它既包含，却也不全等于“信用 (Credit)”，信用可以储值，但信任除了计算，更包含了情感，而且不是“对称”的加减算法。在政治中，失去信任，就几乎再也找不回来。

蓝白至今还没有认清，在这场青鸟行动中，他们失去的是什麼？他们失去的，正是人们对他们的“信任”。“黄国昌，伪君子”这个口号，彻底否定了他的人格；“傅崐萁，真小人”虽没有喊出来，但各方对他的评价，尤其是三读后发言的评语，意思大概也与此相去不远。若干搞不清楚状况，盲目跟著傅崐萁乱冲，现在可能要面临被罢免的蓝营新科立委，想切割也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已被视为“共犯”。当一个政治集团失去人们的“信任”，第一反应就是将此人与此集团，列为永久性的拒绝往来户，其次才是采取报复措施。这正是[民众党与国民党支持度在法案通过后暴跌](#)的主因，再多的宣传、再多的假民调、再多的辩解与说明，都挽回不了这种信任的破裂。而这才会延续到下次选举的永久性裂痕。

蓝白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信任断裂，主要出在两个原因：首先，所谓“程序正义”，不是枝微末节的在硬凹议事规则，那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对于国会权力扩张，要人民去听证会或被调查这种事，起码有个完整的辩论或讨论。这就要谈到另一个常被忽略的角色：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司法法制委员会召集人吴宗宪。是他将“反质询”塞进“藐视国会”的条文中去；是他主持司法委员会的议程，绿营委员讲没几句话就出委员会送院会；是他面对[德国之声询及](#)，反质询的明文定义为何？他表示，在立法完成之后会做详细解释，向全国人民做完整交代。而黄国昌日前接受专访时更[表示](#)，立法委员是“代议士”，所以不必让人民事先清楚知道法条的内容与文字。充份表现一种“菁英的傲慢”，而对曾经追随他厉声批评蓝委张庆忠用半分钟通过服贸条例的支持者来说，更是一种“菁英的背叛”。

讨论与辩论程序之必要，从古希腊最原始的民主政治型态中便已存在。你可以批判民进党只会用议事干扰手段阻挡法案审议，从而把法案审议的辩论场，从立法院拉到媒体前，由电视台来主办辩论会，或在网路上做一系列直播辩论，从而让公众知晓。但你不可以直接以“小民不必知道”的态度，借由人数直接表决碾压，那是一种“上对下”的态度。

除了对政治的先天不信任，加上蓝白当权者那种“只要我们几个讲好，就可以决定整个台湾政治走向”的欲念，彻底破坏投票给蓝白立委是希望他们能让国家更好的选民托付。幻灭是成长的开始，当人们开始“怀疑”，就在逐步流失“信任”。当人们愈来愈不知道到底谁可以信任时，公民就会追随自己的感觉，采取自救的行动，走上街头几乎是人们唯一可采取的路径。





2024年5月17日，台北，国会改革法案在立法院力拼三读，国民党立委跟民进党立委于议场表决期间爆发冲突。摄：陈焯辉/端传媒

### 3. 错误相信自家宣传，从而做出错误决定

蓝白至今跳不出来的致命错误，是被自家的宣传词令给骗倒了，真心相信蓝白有六成的支持率，总统没选上，纯粹是因为蓝白不合所致。蓝营立委与高层，甚至柯文哲、黄国昌、与民众党高层，相信白营支持者是“听”柯文哲或黄国昌的，殊不知，这些太阳花世代以下的年轻世代，自主性极强，他们认同柯文哲，并不表示他们会认同柯文哲所做的一切决定。于是，白营始终没有察觉，或察觉时已无法回头，他们的小草并不是韭菜，可以随上意今天蓝，明天绿。他们可以接受在某些议题上，与蓝绿政党分别合作，但必须保持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最伤的还不是国会职权修法本身，而是黄国昌在晚间议场门口被傅崐其“摸头”的画面。

蓝白的错误，来自于对于选举结果的解读：赖清德得票40%，那蓝白加起来就有60%。问题是，如果群众真心想下架民进党，柯文哲那300万票怎么没转移到侯友宜身上去？在中选会区域立委选票统计中，国民党得40.4%，民进党45.1%，民众党仅2.9%，蓝白加起来还是没赢过绿，如果蓝白如此自信有60%，面对行政院覆议，就提不信任案倒阁，让总统[解散国会](#)重选一次。如果重选没把握，那么对于酝酿中的罢免战提出对绿营的反罢免，这战能有多少胜算？尤其在舆论风向与民调落底之下，蓝白还敢逆风发起调查，发动听证，整到赖政府一个部长都找不到人当吗？

况且，青鸟行动并未随法案三读而消散，只是转入另一种模式，那个底层的公民社会还是存在，怒气还未消散，正等著蓝白立委再次犯错，再为运动添柴火，延续到明年2月之后，以罢免战抵销掉蓝营在立法院的优势。所以，蓝白阵营还在帮自己打鸡血，是会让自己陷入更悲惨境地的。那些现在还在喊打喊杀的蓝营立委，多半出自蓝营优势选区，没有争取中间选民的必要。但许多新科蓝营立委并非如此，他们必须面对罢免风险，说不害怕是骗人的，未来逃躲或跳船都是有可能的。

总体而言，青鸟行动的起源与成长，完全来自一连串意外，无论哪个党都没意料到事态会如此发展，甚而快速延烧扩大。继而，台中已经出现了“[展翅废翔](#)”的组织化罢免蓝委廖先翔的准备工作，从视觉、设计、歌曲、公关、募款皆一应俱全，条理分明，这场罢免战是来真的。

所以，蓝白阵营最好先内部好好讨论，往后的路径该怎么走？韩国瑜宴请立委，希望以后争议法案先进委员会好好讨论；朱立伦也透过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释出智库对[花东三法评估窒碍难行](#)的讯息，难道不是一种警讯，甚至是对傅崐其和黄国昌的警告？

实际上，蓝白真正需要调整的，是优势政党那种“几个人讲讲就能决定天下大事”的脑袋，这样的“快感”在台湾公民社会是行不通的。公民社会的边界，是不可以碰触的红线，你只能尊重，或者试图说服，而非藉法律与权力推倒。用头去撞一面水泥墙一万次，水泥墙也不会被撞倒，但自己却会头破血流。青鸟们也没多大愿望，只是希望国家正常点，如果蓝白持续以碾压的方式进行议事，那么青鸟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碾压回去，直到有一方倒下为止。





2024年5月28日，台北，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立法院外民众集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太阳花运动](#) [#国会](#) [#黄国昌](#) [#民众党](#) [#公民社会](#) [#社会运动](#) [#民进党](#) [#国民党](#)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